

后红楼梦

(清) 逍遥子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红楼梦/ (清) 逍遥子著 . -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 .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. 后 逍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 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64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字数 286 千字

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30 回。逍遥子撰。逍遥子字钜卿，斋名梅花香雪。本书完成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。乾嘉间白纸本为初刊本，内封题“全像后红楼梦”。郑振铎藏白纸残本与黄纸本亦为刊本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上海章福记本乃石印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接《红楼梦》120回。宝玉迷途知返，仍痴念黛玉。黛玉得炼容金鱼之助，原体回生，看破世态炎凉，整日参禅论道，拒与宝玉相见。黛玉表兄林良玉胸有大志，闭门苦读，乡试中榜，家事日兴。良玉携好友姜景星赴京，与宝玉共拜曹雪芹为师，读书备试。良玉欲许黛玉于景星，黛坚拒，宝玉闻之，心下惴惴，病倒。景星心属黛玉，一日偶遇王夫人养女喜凤，误为黛玉，思慕更甚。良玉遂移花接木，成就好事。宝玉误为黛玉出阁，病愈重，几欲殆。贾复向林家提亲。黛玉梦中游太虚幻境，阅今世前生，心意始有回转。宝黛婚后，黛玉日见精明，整顿家事，定家法，立规

矩，恩威并举，颇有果效。然处置袭人一事，多有得罪，二人感情抵牾，时有发生。后宝玉中进士，诗文得上赏识，得授侍读学士。时惜春入宫，得封仲妃。贾政官至工部尚书，因黛玉见解精当，视为知己。政为官清正，心挂平民，屡做善事。仲妃省亲，贾府遵术士张梅隐之言，勤俭操持而礼数周到。贾家日益兴旺，宝、黛、钗亦融洽，隔阂不再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	(5)
第 二 回	青绡帐三生谈夙恨 碧纱橱深夜病相思	(22)
第 三 回	探芳信问紫更求晴 断情缘谈仙同煮雪	(34)
第 四 回	岁尽头千金收屋券 月圆夜万里接乡书	(45)
第 五 回	贾存老穷愁支两府 林颦卿孤零忆双亲	(55)
第 六 回	情公子血泪染红绡 恨佳人誓言焚书简	(70)
第 七 回	戏金鱼素面起红云 脱宝麝丹心盟绿水	(82)
第 八 回	亲姊妹伤心重聚首 盟兄弟醋意起闲谈	(94)
第 九 回	瑶池宴月舞彩称觞 甲第连云泥金报捷	(106)
第 十 回	惊恶梦神瑛偿恨债 迷本性宝玉惹情魔	(121)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昏迷怨恨病过三春
欢喜忧惊愁逢一刻 | | (132) |
| 第十二回 | 观册府示梦贾元妃
议诰封托辞史太母 | | (147) |
| 第十三回 | 谒绣闱借因谈喜凤
策锦囊妙计脱金蝉 | | (157) |
| 第十四回 | 荣禧堂珠玉庆良宵
潇湘馆紫晴陪侧室 | | (175) |
| 第十五回 | 玉版蟾蜍郎承错爱
金笼蟋蟀女占雄鸣 | | (186) |
| 第十六回 | 姜殿撰恩荣欣得偶
赵堂官落簿耻为奴 | | (198) |
| 第十七回 | 林良玉孝友让家财
贾喜鸾殷勤联怨偶 | | (209) |
| 第十八回 | 拾翠女巧思庆元夕
踏青人洒泪祭前生 | | (219) |
| 第十九回 | 林黛玉重兴荣国府
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| | (243) |
| 第二十回 | 曹雪芹红楼记双梦
贾宝玉青云满后尘 | | (261) |
| 第二十一回 | 甄士隐反劝贾雨村
甄宝玉变作贾宝玉 | | (272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熏风殿赐坐论丹青
凤藻宫升阶披翟紱 | | (283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林绛珠乞巧夺天工
史湘云迷藏露仙迹 | | (293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栊翠庵情缘迷道果
潇湘馆旧怨妒芳心 | | (307) |

第二十五回	兑母珠世交蒙惠赠 捣儿茶义仆效勤劳 (319)
第二十六回	开菊宴姑媳起嫌猜 谢瘟神闺房同笑语 (334)
第二十七回	真不肖大杖报冤愆 缪多情通房成作合 (346)
第二十八回	林潇湘邀玩春兰月 贾喜凤戏放仙蝶云 (355)
第二十九回	卜兰桂祗孙来缵祖 赋葛覃仲妃回省亲 (374)
第三十回	林黛玉初演碧落缘 曹雪芹再结红楼梦 (386)

第一回

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

话说前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开卷便说纨绔子弟未能努力于身，愧负天恩祖德，回忆少年时候只在妇女中厮混，虚掷光阴，又阅历了盛衰离合，就闺阁中几个裙钗倒有一番不可及的光景。故请曹雪芹先生编出一百二十回奇文，将自己悔恨普告人间，就遍传这个十二钗，使千载如闻如见，归总只在一个情字。书中假假真真，寓言不少，无论贾宝玉本非真名，即黛玉、宝钗亦多借影，其余自元春、贾母以下一概可知。至全书以宝玉、黛玉为主，转将两人拆开，令人怨恨万端。正如地缺天倾，女娲难补。正是宝玉主意，央及曹雪芹编此奇文，压倒古来情史，顺便回护了自己逃走一节，不得已将两个拐骗的僧道也说做仙佛一流。岂知他两个作合成双，夫荣妻贵，宝钗反做其次。直到曹雪芹全书脱稿，宝钗评论起来说：“你两人享尽荣华，反使千秋万古之人为你两人伤心坠泪，于心何安！”于是宝玉再请曹雪芹另编出《后红楼梦》，将死生离合一段真情，一字字直叙。雪芹亦义不容辞，此《后红楼梦》之所为续编也。

雪芹应承了宝玉，回到书房。是夜梦游至一所天宫，一字儿排着，一边是离恨天，一边是补恨天，都有玉榜金字。便有使女引他进去。雪芹问知两边仙府系属焦仲卿、兰芝掌管，却住在两宫之中。大抵的是有离必补的因果。雪芹到了殿上，拜谒了兰芝夫人。兰芝便道：“焦卿赴会去了，请先生来却有一番嘱咐。从前愚夫妇死别生离，人间也都晓得。到了同证仙果，却亏了近日一位名公谱出一部《碧落缘乐府》，世上方才得知。而今贾宝玉、林黛玉一事，先生编出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真个的言情第一，已经藏在离恨天宫。现在要编后书，也是补恨天必收的册府。但是他回生一节，我有同难相济的苦心，也须替我传出。从前我在离恨天望见一道怨气，寻出根由，便知黛玉、晴雯之死。恰好焦卿在南海菩萨处回来，知道史太君要重兴两府，求准菩萨，令他补恨回阳。喜有练容金鱼，真身未坏，却有妖僧魔阻，须守时辰。便将黛玉、晴雯之魂交付史太君，带在宗祠守候。嘱我注名补恨，并在离恨册五儿名下借生。晴雯又比较恨债，宝玉还欠的多，又注定他许多磨折，始令成双。又恐黛玉留恋富贵不能再入仙班，又令史真人同居指引。我这番作用，一则完我心愿，二则付了菩萨慈悲，三则荣国府数应昌盛。而且黛玉这个人从前失意的时候不免忧郁愁烦，激成了尖酸一路；到得意了，便觉得光明磊落，做出一个巾帼英雄。先生编这个补恨之书，也不可埋没了。不要说我为了他十分策划，就是菩萨也十分留情。怕得开棺时不能应准了时刻，还遣韦驮尊君到荣国府送他回生，真是一件绝大因果。先生总要叙明。”

雪芹一一记清，也拜谢了。这曹雪芹就从离恨天进去，

再从补恨天出来，梦醒后惊讶不已。因想起前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只因顺了宝玉的意，多有失支脱节、粉饰挪移之处。而今要据事直陈，不妨先自揭清。黛玉本有嗣兄良玉，袭人改嫁亦在贾政未归之先，香菱小产病危依旧病痊无恙，喜鸾、喜凤也并未结亲，只跟了王夫人作女。至一僧一道，道即张道士徒弟德虚，僧即妖僧志九。这德虚道士平日非为，被张道士革逐，遇着志九，传授邪术。他两人摄入生魂，幻入梦境，隐身盗物，迷人本性。只因史太君信了神佛，写了一家的年庚送张道士祈祷，就被德虚将黛玉、晴雯的年庚私下写去了，又串通志九隐身盗玉。诳一万银子不能到手，便会了宝玉，哄他：“同去可以见得黛玉、晴雯同成仙佛正果。”就伺宝玉出闺，暗洒迷药，引他到僻静寓所，将黛玉、晴雯的年庚针定在小木人上，就现出两个人的形貌，如汉武帝望见李夫人一般。宝玉就相信十分，跟着他走，不期着了迷药就说不出来。

宝玉到了毗陵驿地方，适遇着贾政回京。望见父亲旗号，便觉得本性忽然明了。一直奔上船头，虽未落发，却是僧装，恐上船来惹得贾政惊怪，便在船头上叩头。原是素日畏惧贾政，虽当急难之际，浑身异服不敢上前，只望贾政一见即来救他的意思。这贾政在灯光雪影之中，忽见船头一僧叩头，急忙赶出一看，便认得是宝玉。正欲拉他进舱，忽有一僧一道跳上船头，拉宝玉登岸便走。贾政一面跳上岸来，一面大叫，当有家人、长班及水手等四五十个人，听见呼唤，一齐登岸追赶。这便是为官的势力，寻常行旅哪有此等威武。彼时贾政登岸，断无一人独去、众人不从之理。又使僧道二人果有神仙之术，立便腾云飞去，何从追赶，况且前

书中说贾政追至毗陵驿后山前，僧、道、宝玉俱不见了。其实毗陵驿后并无一山，此皆前《红楼梦》中依了宝玉，故作变幻之文。

且说贾政率同众人追去，不上半里，就雪地之中将宝玉同僧道一齐捉住，即叫人驮了宝玉，捆了僧道，带回舟中。贾政这一喜非同小可，当即立将宝玉衣裳换过，问他说话，宝玉仍不能言语。贾政知道他着了迷药，一面令人扶他上炕将息，一面叫将尿粪秽物淋浇僧道二人。又宰犬一只，将犬血淋了，再将僧道带进舱中。二人蛮野异常，如何肯跪，苦被犬血秽物淋过不能隐身。贾政便喝令众人按倒，各处四十大板。僧道叫苦连天，情愿供认。贾政喝令实供，始据实供出德虚道人如何出入府中，得知备细；屡次商通隐身偷玉，欲卖银一万两不能到手；因又商同泄恨，假以讲经度佛为名，与宝玉约定，就于出闱之日一同逃走；如何用迷药，使他不能言语，骗出禁城；及到途中，宝玉受苦不过屡次欲逃回，却被他用言禁吓。说到此，便截然住口。

贾政喝道：“你既将宝玉拐出，究竟要拐到哪里去？不用极刑如何肯招。”立命将和尚道士夹起。二人受刑不过，情愿供招，及至放了，依然不说。贾政只得喝令收紧，用木棍敲打脚块。两人只得说出，要拐到苏州去，卖与班里教戏。贾政还不信，喝令再来。两人哭叫道：“实在真情，夹死更无别话了。”

贾政当将两人放松，搜他随身物件，巧巧的那块通灵玉，即在和尚兜肚中检将出来，依然带着金黑线络子。又在两人身上搜出许多东西来，逐一指向，不能隐瞒。一个金紫色葫芦，口贴玻璃，说是引诱人魂魄入去，幻出百般梦境。

一个铜匣子收放迷药。两本假度牒。又一个小小木匣，倾将出来，共有十几个小木人。一本小册，都是男的女的生魂。贾政翻开一看，开明生魄姓名，下注年庚。看到后面，内有荣国府闺秀一名林黛玉，荣国府使女一名柳晴雯。贾政大惊，喝道：“你将这许多生魂摄来，罪该寸磔！”两个叩头道：“爷爷不妨，但将木人身上两个小针轻轻拔下，各人即便回生。”贾政即将黛玉、晴雯的小针拔了，余者也就一总拔去。这黛玉、晴雯便即从当境神引导到贾氏宗祠，聚了魂魄，跟了老太太，送她各自回生，后文另表。

且说贾政当下只将通灵宝玉收起来，其余物件即请程日兴师爷来，央及他备细将两人口供叙出，再写一付书贴，俟天明了送交地方官，从重办理。程日兴即便到自己船上，连夜与同事赶办去了。这里贾政明知和尚为头，道士为从，喝令和尚将宝玉迷药解释。和尚便请贾政将通灵宝玉仍旧与宝玉带上，讨半碗水，用指头在水碗里划了好些，口中不知念些什么。念完了即递给宝玉喝了。一会子，宝玉便能说起话来，便走到贾政跟前请了一个安，说道：“宝玉该死！”贾政便喝了一句：“你这玷辱祖宗不守规矩的奴才！”口里虽喝着，心中却老大不忍。你道为何，可怜宝玉生在锦绣丛中，又得了贾母、王夫人百般爱惜，常时有袭人等随身服侍，焙茗等贴身护从。风儿稍大便说二爷避着些，脚步稍劲，便说二爷慢着走，正如锦屏围芍药，纱罩护芳兰，何等娇养。今被这贼道拐骗出来，一路上雨雪风霜，免不得挨饥受冻，那一幅黄瘦容颜也就大不比从前了。贾政平日虽然待子弟甚严，见宝玉噙着两眼泪，垂了手侍立于旁，未免心中疼惜，便喝令他：“睡下了，明早再问你。”

贾政却又不放心起来，叫他跟着自己同铺歇息，便喝令众人将僧道两人严行看守，自己便带了宝玉踱进房舱。这宝玉生平从未跟着父亲睡卧，又自己有了极大过犯，心上七上八落，只怕贾政问他无言回答。哪知贾政解衣就枕，只叹了几口气，却一声儿不言语。宝玉跟着睡下，心内暗喜，且挨过一宵再作道理。

哪知贾政与宝玉两人心上各自有个思量，贾政想：“宝玉这个孽障，生下来便衔块玉在口中，本稀奇古怪，从古未闻，自然性情怪僻；又遇了老太太、太太百般护短，不由我教管他。放着孔孟之书不肯用心研究，从小儿只在姊妹中间调脂弄粉，学些诗词。成亲以后，不知着了什么魔头，小小年纪便看到内典诸书，妄想成佛作祖。说也可笑，这正是聪明两字误了他。具此天资不走正道，以至今日竟欲弃世离尘，几丧匪徒之手，实实可恨。”不觉咬牙切齿的一番。又想：“他不如此聪明，做一个寻常子弟，反无此等堕落。却又亏他做一件像一件，便成人的也赶他不上。他在举业上并未用过功夫，不比兰儿自幼埋头苦读，怎么着几个月工夫一举成名，便高高地中一个第七名举人出来。这也实在稀罕。同时勋戚子弟，千选万拣，实无其人，怪不得北靖王一见面就刮目相待。只道他无下落的了，哪知他又自己走了回来，毕竟是贾氏家运未衰，此番带回去严严管教，也没有老太太护短，便有太太，见此光景也不能阻挡，或者成就起来，还有些出息。只是这番回去如何见人？只好说他在近京山寺中盘桓，支饰过去。”又想：“他这疯颠之病，据他母亲说，实是因黛玉而起，莫不是逃走出家也因黛玉？今据和尚所说黛玉尚可回生，倘此言果真，必定将黛玉配了他，方可杜他的

妄想。”因又想起：“黛玉之母从小与我友爱，不幸故世，单留此女，虽有嗣子良玉，究非亲生。我原该立定主意，将黛玉定为媳妇，何以出门时草草的聘定了宝钗。这总是太太姊妹情深姑嫂谊薄，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来，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，抬出老太太作主，叫我不敢不依。其实黛玉为人又稳重又伶俐。初到府中人人称赞，老太太珍爱她也同宝玉一般。后来总为琏儿媳妇在老太太面前说短说长；又在太太面前说白道黑，即使赞她，也是暗里藏刀，形容她的尖利。后来太太也一路说去，老太太也不大疼了，我在中间岂不知道。好好的荣宁两府，被琏儿媳妇弄得家破人亡。人命也来了，私通外官也来了。直到而今，还留下了一个重利盘剥小民的名号，祖宗听见也要发竖起来。叫她过来管这几年，弄到这个地步。毕竟是她妒忌黛玉，只恐做了宝玉媳妇，便夺他这个荣国府的帐房一席。故此暗施毒计，活活地将黛玉气死，顺便又迎合了太太，娶了这个宝钗过来，忠忠厚厚，不管闲事，她便地久天长霸住这府。到如今她何处去了？翘了尾巴，只留下了一个巧姐。”贾政想到此处，却把恨宝玉的心肠恨在死过的王熙凤身上，却又巴巴地望黛玉回生起来。

宝玉却想道：“我自出娘胎，锦衣玉食，天天在姊妹队中过日。从前那等乐趣，虽未稍涉淫邪，然出世为人，哪一件事不称心满意。只因林妹妹亡过，方才懊恼，想到出家起来。我原想成了仙佛后，到天上去寻着林妹妹一同过日；又遇着这和尚到我府里说得成佛法儿十分容易，只要避去红尘，同他到大荒山中坐了十日，一回儿明心见性，即可肉身上天寻找林妹妹。哪知道这个妖僧自出场相遇，洒了迷药，摘了通灵，万苦千辛一直跟到此处。最苦是心头明白不能语

言，一路上服侍这两个贼秃贼道，上路喝背衣包，下店喝开被铺，重便打，轻便骂，原来和尚徒弟这等难做。从前焙茗跟我也没到此地位。我在路上见过几处官司榜文，写明走失第七名举人贾宝玉，开明年貌，各处访求。我苦不能言语，无从投首。可恨这贼秃贼道，拉我回来，百般苦楚，竟要卖我做戏子；幸亏这两贼戒的是淫邪，生恐破法，不然还了得！如今这两贼也被老爷处够了，不知明早交到衙门还如何现报呢。最喜老爷将林妹妹、晴雯的针儿都拔了，或者真个的回生起来。我若今生今世再见了这两个人儿，我还要成什么佛，这不是活神仙了？只是想起离家之日对着太太、大嫂子、宝姐姐说起进场的话带些禅机话头，临行还仰着天说：‘走了，走了。’这回子又跟了老爷回去，可不臊呢！就算她们不牵线，被环兄弟、兰儿说笑也就臊得了不得；况且出门去还有各世交、各亲友，真正臊也臊死，不知老爷可能替我编谎遮盖了些？”又想起：“和尚这个葫芦里也有趣，我虽从他授过隐身法，只能得了他这个葫芦，原来梦境也可变幻的。我从前许多幻梦，只怕也是他预先摆布，怪道有许多境界，有许多册子。我告诉人，人还不信。我如何弄他这个葫芦来，自己也带回去试他一试，也就有趣得很。”忽又想起：“从前琪官一事被老爷打得半死，害得林妹妹伤心得了不得。如今做了逃走的事情，比琪官的事情更大，不知老爷发作起来怎么好。这里又没有太太救护，不要性发起来活活的处死。趁路上更深夜静，掠入河流，岂不是走到船中自送性命。”却回想贾政神情，大有怜惜之意，或未忍下此毒手。

想到此处，又怀起鬼胎来。总是宝玉小心儿性，经此一番风波，尚不肯一心归正。这段文章虽则无关正经，却有一

番点悟。天下聪明弟子，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，致为匪人所诱，沉迷不悟。只就贾氏府中前面一个贾敬，后面一个宝玉，便是榜样。幸宝玉走得回来，那贾敬便抛家离室渺渺冥冥地去了。每有士大夫功名成，遂养静坐关，这班无赖小人假托秘方，千方引诱。或炼丹以取利，或以养原神炼大丹之说骗取资财，也有小小效脸蛊惑人心，弄到头来终无成就。一五一十算来，他却未曾空过，总得了手去。吃过亏的还不肯说，他反说自己魔头，替他掩饰。要知汉武帝便是古人中第一聪明天子，求了无数方士，千奇百怪要做神仙，到了后头，自己真个悟了大道，说出七个字来，便是载在《史记》上的“天下岂有神仙哉”七字。如此说，难道一无神仙？要知神仙只凭功德，不靠打坐。作为人生在世，果能够亲亲仁民爱物，不怕不做神仙，这是一定之理。

闲话少说，且说贾政、宝玉同床安睡，一夜不曾睡着。总之彼此皆出意外，快乐处多。况且宝玉新中了高魁，贾政这喜欢不小。不多时天就亮了，爷子两人即便起身，程日兴就过船来，将所办口供书帖送贾政看了。贾政说很妥，只要讳避“宝玉”两字。便将宝玉名字挖补，胡乱添改一个小厮名字。只说这贼棍盗了府中玉物，用迷药拐了小厮，途中盘获供明，理合送地方官照恶棍例打死不必内结。并吩咐各人都替宝玉隐瞒，只说在山寺中避喧，不必说出实在情节，宝玉也便放心。贾政十分疼痛宝玉，一面吩咐将养他，又知他与曹雪芹笔墨至交，一面先写信安慰家中，并请雪芹赶路下来，与他作伴。宝玉见此情景，倍加感愧。不时间，程日兴改妥送来，贾政便打轿上岸，将僧道面交地方官，逐一诉说。地方官见系元妃国戚，又是人证确凿，随即坐堂申明，

将二贼一顿乱棍打死，妖物销毁讫，然后送贾政回船。这贾宝玉方才安心适意跟贾政回京不题。

且说荣国府中自从走失了宝玉，李嬷嬷哭了一场，就老病呜呼了。王夫人、宝钗等伤得不成样子，贾琏又迎贾政前去，薛姨妈虽则从旁劝解，说到中间自己也就流泪。只有李纨，见兰儿中了，心内欢喜，也因宝玉走失，在王夫人面前不敢露出喜欢的意思。又因近日家道艰难，各事掣肘，虽说将老太太灵柩送回，而老太太所留五百金为黛玉送柩之用亦暂挪移。以此黛玉之柩仍停潇湘馆内。王夫人自将袭人嫁与蒋玉函后，日逐将各房中用不着丫头逐名打发。只有五儿打发出去，仍旧的哭求他妈要进府中。王夫人欲冷其心，不使伏侍宝钗，反使她与惜春、紫鹃同居，一同烧香拜佛，正要她厌烦求去的意思。

谁知这五儿跟着惜春、紫鹃十分投合，却因出去数日感冒起来。初时尚轻，往后越重，誓死不肯出去。紫鹃苦苦的守着她，一息奄奄，竟有黛玉垂危的光景。紫鹃正与惜春商议要回明王夫人，这夜紫鹃梦中忽见晴雯走进来，笑容可掬，说道：“紫鹃姐姐，我回来了，你林姑娘也在那里等着你呢。”紫鹃明记得黛玉是死过的了，却忘记晴雯也是死过去的，便说道：“晴雯妹妹，你不要哄我，我只不信。”晴雯道：“我哄你呢，你不信，跟我去见你林姑娘。”

这紫鹃赶忙走起来，跟着晴雯一径到了潇湘馆，真见林黛玉娇怯怯立在那里。紫鹃未及开口，黛玉道：“紫鹃妹妹，我自己到了家还不能进去，我好苦。”便将手帕拭起眼泪来。紫鹃一痛欲绝，正要说话，晴雯道：“林姑娘，我已替你找了紫鹃姐姐来，我要进我的屋子去了。”紫鹃回身拉住，却